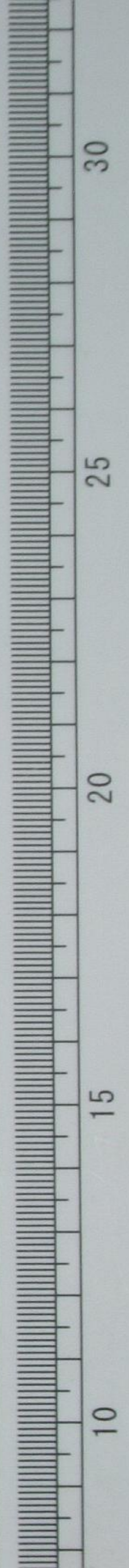




申
鑒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



文庫11
D 30

010190550520

申鑒五卷

四部叢刊子部



48-12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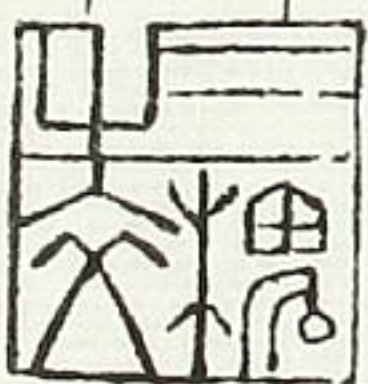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威明文始堂
刊本景印原書版匡
高營造尺六寸四分
寬四寸一分

申鑒注序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
過今觀其著述采掇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
信乎其然也荀悅作申鑒范史亦稱悅通見
政體掇其篇首數百言見之其傳且謂其所
爲漢紀論辨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則仲
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
雖爲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適
垂盡無用之世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

雖善之奚益悅辟曹操府與從弟或北海孔
融同侍講中禁獻替間莫能直遂融或前後
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及也
於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被戮無
美仲豫之生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
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死士有經世志畧孰
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所自爲處
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
或矣吳郡黃君勉之爲申鑒注其真有所感

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巳卯
冬十月既望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傳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
王鏊序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轉掾府
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
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
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
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
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
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
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醕無劉向之憤激而

長於諷其襍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
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
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
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
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
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
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
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
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

如跋君注者之所云乎君青年博學精義理
工文詞凡古今載籍竒探曠舉胡乃屑注是
書吾固知其有所感而爲也悅是書視賈誼
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世者太傅五十八
篇予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敢不闕
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刻真江西漕臺時已
云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注得微其
本歟有功仲豫多矣幸併予所疑於太傅書
者補其闕焉亦二子身後之一遭也嘉靖乙

酉十一月冬至日柳燕泉何孟春子元父序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為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或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

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
五篇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纂業日
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然保首領
以沒者良以融頻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
必籌於或由此戾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
子誠若有愧然立漢庭十二年清虛沈靜未
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嘗悲
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爲之注浹
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之雖不能

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
若其深詞奧義譌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曾序



申鑒卷第一

吳郡黃省曾注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
 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
 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
 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
 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與虎臣漢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
 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時亦惟荒圯湮

白鹿堂

文治堂

水

卷第一
 申鑒序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
 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
 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
 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
 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與虎臣漢與共成天功者
 亂治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時亦惟荒圯
 湮

惟先喆古哲喆通用賓王之政一曰承天二
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
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
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漢按
書作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
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
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按漢書矣俗
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謂天生
匪謀靡不有初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鮮克有終者也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
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
患此為私放奢所以為患而當先屏也按當
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雄據
天而下偽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眾睡毗之
隙必死私故當時法令苛刻受憎淫刑更相被
誣車瓜畫兩輻放甚卓至西京栗青蓋金
與長安城坪積穀為三十年者卓築郿塢高
玩雜物皆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繼而催
泥擅政曹操柄國率由一軌海內成風故悅
言為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羅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
以罪奈何以死懼之民不畏死
勸善字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
焉無死之畏法何由施故在上者先豐民財
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乃擇元辰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后妃齋戒親
東鄉躬桑祭義曰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
躬乘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乘耒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醴醑齊盛於是
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
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

外閑之及大眡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
川桑于公桑風戾亦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
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
所謂興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
農桑也
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治按漢書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
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善惡要於一作
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功
準驗事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之謂也

物無不切按漢書字善無不顯跡也其惡無不
彰罪得其俗無姦怪民無淫風伊訓曰敢有
遊狗于貨色恒干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
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按漢書感
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
謁無所聽一作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
謂正俗此政之當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俗本誤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

按漢書其刑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重者鞭
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擊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桎梏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
百虞典曰鞭作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刑不以
官刑扑作教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刑不以
子逮君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治小人不若夫
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
子之塗塗路是謂章化此政之當也小人之情
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

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以遏寇
虐詩民勞曰式遏寇安居則寄之內政桓公語
曰國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
卒伍修甲兵則難禦之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
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
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今
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
而寄軍令焉韋昭曰內政國政也因有事
治政以寄軍令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賞罰政之
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
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按漢書作也罰
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
無所勸而為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惡無所懲而
縱矣為惡者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
則國治矣按漢書作是謂統法崇者五也四
患既蠲五政既按漢書又字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老子曰天網恢恢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
事無不肅而治按漢書此下有垂拱揖遜
事無不肅而治按漢書此下有垂拱揖遜

書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

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

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

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周禮注賢謂有德行一

曰不知二曰不進有能進者而不三曰不任有能

能任四曰不終有能終者而不五曰以小怨棄大

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

八曰以姦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

曰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

而姦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是謂十難十難不

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

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

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官也書臯陶和而

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

僚此治國之風也所謂治國之風禮俗不

善

一不能化不治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
論語曰天下有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
道則庶人不議
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此
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
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
法不定政多門于不統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
博以佞為高以濫為通逾禮謂之劬守法謂
之固以守禮者為勞若此荒國之風也以苛
為密苛謂細法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

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相互
欺小臣爭寵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讓相謀也
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君無咨詢婦
言用政由房闈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
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
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死者不可以
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十三年齊大倉令
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故先王

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其斷獄訟獄訟于朝士師受中刑皆在官師之法以議獄訟獄訟于成朝士師受中刑皆在官師之也棘槐以斷之法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羣士在其後三視三公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士在其後三視三公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左嘉石平罷民馬右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聽之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于王命聽之棘木之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命聽之棘木之三大司寇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之也然情訊以寬之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訊羣臣再宥曰訊羣吏三刺曰訊壹宥曰訊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羣愚以此

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朝市以共之周禮掌囚及刑殺而刑于王奉而適朝市以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日施刑之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二曰明德釋也三曰勸功功可四曰褒化化所五曰權計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即祭法非此族也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

禮記卷一

文台堂

夜以安身

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政聽國政也訪問問之可也備令

念也

施也上有師傳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

陰貳

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公蓋

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下有讎

臣大有

作按有當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

取下問

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易曰

交而其

志同也

問明於治者

其統近俗本誤萬物之本在身

天下之本

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

四表定矣

身備家齊而左右罔匪正人則內

方定則國治

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

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有一言

而可常行者

恕也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

恕有一行而

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

孟子曰

強恕而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

行求仁莫近焉

正者義之要也是謂不思而得

根萬化存焉

爾仁義而天下是謂不思而得

不為而成

執之曾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約

博施

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備一也豐約
勞佚各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上
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
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書曰元首明
民為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民則上不盡
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
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
所謂徒跣而上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

美道五典之類美物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
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
損禮闕年凶禮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
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
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
耗府虛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
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民之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
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

禮記卷之十一
文如掌
居

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

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

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喻民流也故

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謂之治尸治消也又爐鑄

九冶又鑄踊水之機可使無降莊子曰蚩尤謂

匠曰冶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

有械於此乎為國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

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

趨凡常也使善立教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

雖巨跖弗敢掇也利在前刑在後則畏而止

名曰盜跖從車九千牛馬橫行天下暴善立

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

同功善可使法廉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浮泗

上也泗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不既

乘舟又不能泗則必溺矢以知能治民者泗

也所謂虛入水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

也

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曰然則如
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為之界
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
猶民可使不越不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
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
上既正則民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
欲於眾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
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
怨之本也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謂

理之源斯絕矣先禁其身者自上御下猶夫
釣者焉隱於手按手字下當應於鈎則可以得
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馬和於手而調於銜
馬也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
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
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急所以驅之緩驅之皆
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方其北也遽要
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
北迫則飛疎則放皆過南過北飛放者志閑則

比之比近也流緩而不安則食之然後近之則不驚驅之至者也驅之驅食之不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

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即悅所謂君降是

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

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

不得而取也巧詐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

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

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饑曰我

天下以聖王為樂如帝堯之世天下大

凡主以天下為樂如履癸傾

天下以凡主為憂如夏時

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而屈已

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而樂申天下之樂

故樂亦報之必享其樂屈天下之憂故憂

亦及之必憂則凡主天下之道也

古文堂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達道於天下二曰
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
顯治世之所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以貴
貴者此也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勢非位
非位不厭辭非位不報治世之位真位也衰
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
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日心順二曰職
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
者三一曰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

十事順二字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
生當作則體苟順則逆節逆節則心亂苟順則
逆忠不逆忠矣則職事苟順則逆道逆道則道高
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祿
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
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
績三考黜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
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辭易繫輕則
喪吾寶也

由卷一

治世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
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
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
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六
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施之則實亂矣守
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
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吳郡黃省曾注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
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
二曰公卿不拘為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三曰
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
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
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

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日月正聽朝
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
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
十九曰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盤庚王名自契至湯
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
庚五遷乃陟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類以化
具貝玉總貨寶為戒乃革奢即約之類
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
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
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

靜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
爭相代立此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皇秦之弊時不同
故敦弊不同山民樸

市民玩處也山市之處不同
故樸玩不同桀紂不易民而

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桀紂湯武之政不
同故治亂不同

皇民寡寡斯敦三皇之時蒸庶鮮少
機智不生所以至教皇治純

純斯清三皇之治無為而清
繁苛不尚所以至清奚惟性不求無

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竒怪則

妖偽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諸子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憂摩取平者斗斛曰量言考試品賢能之虛實猶概量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省績察職舉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

盜況尺乎不可惡細善夫事驗必若上田之張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掩也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者澳匿內近水之處舟登於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公謂三公保也卿謂六卿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縣長也班固曰郡守秦官掌治其秩比二千石郡尉秦官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減小能其職

以極登於大故下谷本誤位競下位競修其

業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則大任有墜

共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折易鼎九四曰鼎

職矣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折易鼎九四曰鼎

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若夫千里之任不

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借矣哉不以過職

紕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紕則降所以

懲愆也郡此一首所謂公卿不為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

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

有功爵官減二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元戎士二級曰閑與

衛三級曰乘鐸士四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

六級曰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樂卿九級

武帝所制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

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穆

卷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

六秩比博士也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

秋振旅遂以兼田中夏教蒐舍遠以苗田中

詳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校校俗本誤一作

周禮

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

校校俗本誤一作

曰屯騎二曰越騎三曰步兵四曰長水五曰射聲俱掌宿衛兵所謂大駕鹵簿五校在前也
是大統於太尉武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
初置大司馬以冠軍之號
建武二十七年復為太尉
既周時務禮亦
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
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孔子曰以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古者
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
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監察御史秦
御史秦
官掌監郡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
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

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乃遣丞相史十三年以御
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
五年乃置部刺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
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
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
乃更為州刺史秩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
年復為刺史十二元壽二年復為刺史十八年
復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
中興但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
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
改刺史惟置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曰時制
而已三制隨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
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

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
今郡縣無常侯不若古諸權輕不固不若古諸
存而州牧乘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
御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
察御史斯可也言於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
論也此一首所謂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
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
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生刑也而改

為棄市則極死矣斯則自古肉刑之除也斬
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
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
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劓
百當斬左止者笞五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人
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人
已論命復有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笞五守縣官財物
百率之多死至景帝更定筮令此言肉刑極
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生息矣此一肉刑所
生刑而死者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
先刑後德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
隨時所宜刑教不行勢極也過佞耳
教初

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從創始欲民易教化之
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簡者以備刑法之定莫
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密而備謂之虛
教教化未隆謂不與行而未可以密謂之峻
刑刑法未定謂峻刑也而虛教傷化峻刑害
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
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
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
罪也故謂之害民審則法必犯而求莫不興行

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教備
不違而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
後刑密此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
則人將倚法專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
有生有殺殺生弗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禁
之以義義據禮經則斷之以法殺法令則死是謂
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
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

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同禮調
難從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
外從父兄弟之讎兄弟之讎辟諸千里
與之讎兄弟之讎辟諸千里
國則死凡殺讎人而義者不禮記曰勿讎讎
弗與共載天古復讎之科也又禮記曰勿讎讎
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與母之讎如之
何夫朝不寢苦枕干不仕弗與昆弟之下讎也
諸市朝不寢苦枕干不仕弗與昆弟之下讎也
之何日仕弗與昆弟之下讎也
關曰請居弗與昆弟之下讎也
主能則執兵而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
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陪其弗避而報之殺後則有
未避之已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後則有
義而前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後則有

王禁在焉故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
報者誅之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
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為弗避此首所謂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其詩見周禮漢之祿
也輕漢制祿秩自中二千夫祿必稱位一物
不稱非制也公祿賤則私利生言月俸賤損
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潔白者富美
夫豐貪生私匱廉賤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
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

如何帝今謂蘇曰時價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
澹澹及以澹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
相贈所謂參必也正貪祿黜汗省閑冗官汰羨與
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
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已是專地也
封也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什伯貧者土立錐
之地又顯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踰修以相高邑有八君之法雖難卒行宜少
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古限民各田以澹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

累世承平富吏民皆數鉅萬而貧弱愈困
耳略為限丞相孔允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
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
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
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
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之言專地固非隆古
所非行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
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為周立九府
重以銖至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年初鑄五銖錢
錢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銖凡四品並行

莽卽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
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
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
與天下更始觀此則五曰今廢如之何獻帝
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曰海內既平行之
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
而已此言卓既誅曰錢散矣京畿一作虛矣其
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
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積曰無
銖用之錢皆言五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
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

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
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
他物以正銖貿遷
不足爲慮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
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言五銖由
廢故易由
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
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
欺慢必衆姦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
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
緝熙也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
而後行之驗動不可曰然則收而

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此言廢所樂亦不便禁民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已者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憂其行也厥後曹操為相還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錢貨也所謂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詔傳曰

後致力於民事未定謂有日月水郡祀有關不為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岱衡華恒嵩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按漢制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宇之十月日合東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廂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衡廟在廬江濞縣華廟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縣所都縣淮廟在平氏縣濟廟在東郡臨邑祀縣所謂其神之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言嶽瀆之祀雖曰縣有常典但民事未定嶽瀆之祀也若必郡祀則禮物宜

從省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
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作所謂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
也坤初六曰履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
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
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
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稜安宅叙降必
書雲物為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觀妖祥以辨九州之動以觀天
封城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辨九州之動以觀天

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
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五風之察天地之命乖
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觀妖祥辨吉凶事
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事又
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閭六曰普七曰
彌八曰叙九曰濟十曰想十一曰安十二曰
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
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安
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太史令掌
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奏良日及時
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丞掌
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
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
候風十二人舍人候氣三人候景七人候鍾
律一人舍人候氣一人候景七人候鍾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離

皇極經世一

三

文獻堂

離

皇極經世二

二

文獻堂

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天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
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
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六
石鴈四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
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
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
首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
省其儀不舉久矣此後復以六月正盛暑省之
其儀不舉久矣此後復以六月正盛暑省之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以陰禮教
六宮以陰禮教九御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
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按此當有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
婦容二而時御叙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
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
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
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
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
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正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
之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崇內教也

此一首所謂

善

備博士五搏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增員十二人初後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廣太學也辟雍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各謂古而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有誤處仲尼邈而靡質經大聖已逝昔先師沒而無間義無所問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

代典籍焚書坑儒夫下學士逃難逮至漢興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收撫散滯固已無全學矣藝文志漢興大收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懷樂崩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得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或學者先生二十五篇此出有先後之類也意有所借定臆無所徵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易訟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

白雲堂

白雲堂

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

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節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

史記言右史記動按漢書作事字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

動為春秋史書之言為尚書尚書君

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

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

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

盡則集之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

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

立功事則書兵戎動眾則書四夷朝獻則書

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先武置貴人公主

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

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

申鑒卷第二
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
宗起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
居注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
內外注記者也

申鑒卷第二

申鑒卷第三

吳郡黃省曾注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
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吉
謂兆數之所值言脩德則足以協吉而消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
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
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燹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門謂之不祥必有死
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
是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受武成曰甲子昧爽
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受武成曰甲子昧爽
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
北血流野漂杵一敵我天師下大定所謂殷以
子滅周以甲子興也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
關中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
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日月斗也志所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
析木月在辰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是也春
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龍虎作尾之
於房房者蒼神之神周據而興龍虎作尾之
會晉祥也曰晉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均成服振振取號其奔之火中而貴貴天策焯焯火
中成服振振取號其奔之火中而貴貴天策焯焯火
交乎韋氏解曰丙子之會也魯僖五年冬尾星
也伏隱也辰日丙子之會也魯僖五年冬尾星
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鶉火在
星也賁賁鶉火星焯焯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
天策一名賁傳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
也中晨中子成軍軍有號號公醜奔京師曰官
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
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
也市則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
王獄公能當之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

史記卷三

二

文台

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

辰謂日月所會自文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

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

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

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

劉向日邑號朝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

實徵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

祈請求禱也如祈年

祈子孫請雨請福之類周禮故精以底之犧

太提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

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

則否應感如土龍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

則神身不可避身寓宇宙神不可逃神寓形

焉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

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台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

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

亦參相敗也行謂修德為邪時謂亨期厄其

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言名生

妾不足聖人弗學楊雄曰聖非惡生也終始

運也終死始生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

必有終自短長數也短長謂年運數非人力

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

俗僬僥外南經三焦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僬

州也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史記

仲尼短之僬僥氏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

捷言羌亥羌亥疑豎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

人育衛聖云仲尼壽稱彭祖以四者况壽言壽

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篋名鏗帝顓頊之

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

導引行氣善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

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
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
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

也然則異也怪異謂非僊也男化為女者有矣

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七年越雋男子

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四年武陵女子

餘死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

出此二事悅狂興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
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

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老子治人

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是謂否則不宣過則不

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

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

事之節左傳曰於吳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

壅閉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

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

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

中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矣

氣歷藏內視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
節也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
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
乎外也以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氣宜
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
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
已矣其宣其氣調其體平矣鄰臍二寸謂之關庭黃
門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關前命
鏡元陽照一命在身不休是道如關者所以關藏呼

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氣出入為呼吸故氣長者
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
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莊子曰真人之息以喉
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
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陽氣者天
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
捫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且
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陰氣消殺和喜之
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
極則元陰極則凝元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

白雲卷三
六
文治堂
明

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存吾春謂順也藥者療也療治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論語肉雖多論使勝食氣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也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樂仁者壽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

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咎徵惡也而休嘉集

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顏回子淵年三十二疾而卒楊雄曰回牛之行德曰命也麥不終

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矣曷壽之不益也亦同此意

如和氣之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保合何天和則不害無殘賊致天之行為慮而當務

短而天不和則知君子不以壽天為慮而當務

備德焉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為黃金卒

居

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
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母怪乎世人
疑為虛曰傳毅論之當也時與班固賈逵共
黃白之說意亡矣無論燔埴為瓦則可也
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
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金丹河車

作銀非
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叙六經以謂孔子既
遺來世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
桓譚張衡輩常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
發其虛偽矣

發其偽也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
原相行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三日進
拜舉空取史何顯等為內謀會病薨常著禮
允及卓長史何顯等為內謀會病薨常著禮
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識
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注爽肅
專而悅則儉之子故爽於悅為叔有起於中
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或曰雜曰以
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
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
矣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

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

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
一十篇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
可曷其燔源有取如劉彥和所謂義農軒輶之
黃金紫玉之瑞事豐辭富無益在上者不受
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
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虛有用謂不
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偽在上者如
是則緯候鈞識之說無所謂肆其矯誕矣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吳郡黃省曾注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

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

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

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大明曰明明在下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蒸庶但知
鏡鑒而已前惟順人

惟賢鏡惟明此君子
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

文台堂

也禁紂不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幽厲政
鑒人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此則不以鏡鑒
之大名詩賓之初故君子惟鑒之務鑒於前
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非
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
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
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
弼欽順四鄰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檢押猶

言法度之臣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
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宜於心是邪僻之氣
末由入也字缺有間字缺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
志萌則僻事作生於其心僻事作則正塞正
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
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
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
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雍林
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
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

中齊高侯立之是為桓公先衛姬色妾內多內好
入齊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非愛也任之
寵鄭姬葛贏潘密姬朱華子也
也欲其擔寄非國事也仲然後知非賢不可任
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盲純白
心下為膏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闋清淨嬖
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盲近心而處阨鍼之
不遠遠當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
謂篤患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
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故治身治國者唯是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之畏國畏二豎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年
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年太史占之
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
人禱吾請自當遂齊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
身禱于桑林之野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
儀禱于桑林之野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
而不利於君知子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之利也與
生民而利於君知子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之利也與
焉左死之短長也君苟利弗為邾子曰命必與
養民死之短長也君苟利弗為邾子曰命必與
之遂遷于繹五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
月邾文公卒

祠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
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
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可謂愛民矣如子與
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曰何重民而輕身也
者輕身與身重民然後為至曰何重民而輕身也
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
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
天命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
指原隰之祗古者立國天子諸侯大
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
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言三君者
之重民為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

人非下愚下愚則不移則愚可以為堯舜矣寫堯
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
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
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
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本孟子語
曹交意堯舜桀
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
岐路所通逼者然也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
見遶路而哭之為其可
以南可以北高誘
曰閱其別與化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
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秘
國西有縣度

縣度者石山也。去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

朱既富室，妾悲號。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

適齊為鴟夷子皮，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此知益為損之

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

夏之萌也。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相后懷妊。

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為仍，牧正夏

少而康，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

年雖祖已，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國鬼方無道。武

丁伐而三年，克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宮

之殷道，復興，出犇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

國，人聞而厲，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公之

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會稽之棲，霸越之基

也。夫差二年，吳王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使大夫種、勾踐、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

越王滅吳，夫差之子之亂，強燕之徵也。讓燕王

其相子之亡，而國大亂，齊因我之遂，大勝燕於

昭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

王昭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

孟子曰吾君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不能謂之吾君而已矣事以道君不已則奉身以退不可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紕紕與黜同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二曰救救與三曰戒戒與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

臣道也

臣道也

居

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無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

義當申則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

商山四公四公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爭先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

未能得堅決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

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問四公對各

言其姓四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對何

自不辱吾兒遊乎四匿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義不辱吾兒遊乎四匿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

輔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太子彼四人為之

商山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陳留董

四公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於夏門亭

格殺之主訴帝召宣欲殺之宣曰陛下

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以將何楹流血被面帝

不須黃門手持之使宣叩頭謝主救強項令出

頓之宣兩手持地終不肯俯因救強項令出

謂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

鍾離尚書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減徵還尚

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機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

居

居

居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
母之閭惡其名也此城穢之水寶誠不敢拜帝
嗟嘆曰清乎尚書僕射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
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盛苑意以
為從禽廢時還宮所謂屈於鍾離尚書若秦
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子二世曰堯舜采祿不
事天子即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若秦
割茅茨不翦飯土增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
敵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
身自持策重脛母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此所謂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
笑唐虞也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崩隨

昭儀陰為恭王太子求漢嗣又以為弟晏子為
王如明年徵定陶王為太子太后同母弟鄭子
位累尊太叔子為皇太子太后同母弟鄭子
孟子喜中叔子為皇太子太后同母弟鄭子
業俱封侯太叔子為皇太子太后同母弟鄭子
后語至謂之太叔子為皇太子太后同母弟鄭子
哀帝崩王莽乘政奏貶傅太后以視詛罪令自殺
王母復奏發傅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
歸定陶葬恭王冢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是
合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為庶人是
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
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
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沛然
孰能禦也

白雲卷五

文始

王

瘳疾而瞑眩者今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
說命弗啓乃心沃朕弗視地厥足弗用傷武箴戒
於朝武公和釐侯以下至九師長士苟在朝者
無謂我老耄而舍必恪恭于朝以交戒
我又作賓之耄初筵柳戒之詩以自警
懸膽於坐坐臥即仰瞻飲食亦嘗膽也曰女
志會稽厲矣哉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
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
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呂后年長常
留守希見益踈屢欲立戚夫人子如意為太

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殺趙王遂斷戚夫人
鉗衣去眼中熏耳飲瘳藥趙昭儀不幸不失命
使居鞠域中名曰飲瘳藥趙昭儀不幸不失命
元帝始加昭顯儀其號示隆重也趙昭儀者孝
顏師古曰昭顯儀其號示隆重也趙昭儀者孝
成昭后趙顯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絕幸昭儀
居昭陽館顯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
儀皇太后詔治問皇自殺栗姬不幸不廢立齊
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立齊
栗姬男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
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
貴幸栗姬而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會薄皇后廢
長公主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會薄皇后廢
夫事文曰陰子使人趣六臣立栗姬為皇后大
奏事文曰陰子使人趣六臣立栗姬為皇后大
宜為皇太后帝怒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鉤弋
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太子鉤弋

百卷卷四
九
文如室

不幸不憂殤為健仔居人姓趙氏昭帝母也始進
三年生昭帝號曰堯母少門後欲立四月乃生武
帝命其所以鈞弋夫釋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謹以
猶太父之鈞弋夫釋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謹以
憂死因非災而何謂否戚氏昭儀栗姬何貴所
葬雲陽非災而何謂否戚氏昭儀栗姬何貴所
人甚有寵幸性彊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
動後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於安宮亦醜
至董卓立獻帝乃遷何皇后於安宮亦醜
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為鑒戒不得若慎夫人之
知孝文所引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
人臣乃妾尊卑豈有可同坐陛下和獨不見人
人臣乃妾尊卑豈有可同坐陛下和獨不見人

悅乃益語慎夫斤夫班婕妤之賢自武好帝始
位視班婕妤好者彪之姑况之接幸於入後宮
稱也班婕妤好者彪之姑况之接幸於入後宮
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以成舍成帝嘗
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止禮至趙后坐廢婕妤
好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上皇皇后坐廢婕妤
乃善對免因恐後宮及主禮上皇皇后坐廢婕
以善對免因恐後宮及主禮上皇皇后坐廢婕
乃善對免因恐後宮及主禮上皇皇后坐廢婕
生伏波將軍援之少女撫育過貴人德冠後
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
讀春秋楚詞立喜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多練
裾不秋綠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
故寵敬而未嘗以終無衰邵矣哉夫高班婕妤
故寵敬而未嘗以終無衰邵矣哉夫高班婕妤

百卷四
文始
好慎

馬皇后所謂德則慶也

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公於四海不為世

憂樂者小人之志也私於一已太平之世事

閑而民樂徧焉君子樂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窘急者無敬故憂

者弦歌鼓瑟非樂也愁感者不和故禮者敬

而已矣揖讓百拜樂者和而已矣弦歌鼓瑟匹夫

匹婦處猷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敬不和斯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而得道者謂違道順

上謂之諛臣順道而失義者謂忠所以為上也

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

在上者必察乎違順謂違上順道審乎所為

謂為上慎乎所安謂安身廣川王弗察故殺

其臣廣川惠王孫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

操師數令內史禁切王楚恭王察之而遲故

有遺言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

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

少主社稷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及習師保之

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廣川王

楚恭王

申叔

申叔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奄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禘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也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遺言也淵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洽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字缺五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曰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

生谷風鳳儀于韶書曰鳳來九麟集于孔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皆以為文成致麟而至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文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各從其類應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復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

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
 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
 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
 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語俱論晏子亦
 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
晏子所謂齊侯曰今據不然若以水所謂可據亦曰
是周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無聽物一也無
物一味不講 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子

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間僞阿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為言

申鑒卷第四

(Empty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eft page)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申鑒卷第五

吳郡黃省曾注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昧汚闇塗泥也
象固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者人
之符表尤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
不可不正者人不可不慎尤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
尤不可不慎尤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
不可不慎尤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

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質實也達以行之
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
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
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乎誠格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正通
事實則功立表裏分定則不淫思不曰才之
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
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
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

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
遠矣此喻為不善遵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

楚北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喻為善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

才為貴體用兼全故聖人貴才配乎德分而行之以

行為貴若徒有智未能技藝而舜禹之才而不

為邪甚於字缺矣此所謂合而用舜禹之仁雖

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此所謂分而行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

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若受諫不難

則進諫斯易矣臣直明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

者也反觀內省神明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

也知人難哉密意深心難言若極其數也明

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明於知人全有內以隱

有外以顯昧於知人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

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為

也急用已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

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

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

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

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名苟傳權為茂矣

其幾不若經如權不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紬不辯

如紬老子曰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如文不博

為盛矣其正不若約如博不莫不為道道當知

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妙之

至也莫不為正知字缺之字缺正之至也故君子

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六聖經典謂若夫百家者

是謂無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玄

其奧矣莫不為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

道而唯聖典為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

至為與為弘也達兩雅曰九達謂之達謂四道交出復有旁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

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不可

已而

窮理微謂之妙幾與發天地數博謂之包辭兼

義徹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章成謂之文炳

丹青光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審物明辨

故不惑知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不勇故若乃所

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

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

以氣言性莊子曰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

性者生之質也

也吉凶是也吉凶類此亦以氣言夫禍夫生我
之制性命存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
斯承否斯守凶無務焉無怨焉富貴無怨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寵者為勢而驕則踰
節與分之好惡者違天命以濫好惡者為過故
且貧賤之命而濫則苟故驕則奉奉當之不成
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守否好以取怠惡以取
甚務以取福惡惡當以成禍則濫故曰成禍
斯感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
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
殊矣命無不善不相近也今既曰命故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詞文繫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
惡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公孫子曰性無
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揚子脩身篇曰
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劉向曰性
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
者性必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共工
故曰相應

苗穉也性惡則無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皆武王同母兄弟度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
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作惠當
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為然有類於此說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
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
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

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
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逃於
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
故人作人當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
有善惡形與白黑借形之白黑而有情與善惡借
情之善惡隨神而彰即故氣黑非形之咎情
情向性性情相應之說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
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

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飭謂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義行謂取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咸象曰天地感而萬物化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此復申情不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此復申性不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易繫詞曰八卦以情言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易繫詞曰聖人之情見乎

辭言不盡意是稱意也易繫詞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心

好之是稱心也詩彤弓曰我有好之是以制其志是

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

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

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

論語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

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

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

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

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

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

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無若

法教則為惡者易故多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

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

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

又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而不返見其下者遠
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
而抑之遏於微行而止之禁於履踐與上同性也行
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
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
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
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
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

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大上不異古
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
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志
造化故不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
俗衆庶之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沈
言大人合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
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
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

恥能自愧恥則必能脩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

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

赴窞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

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

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

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

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杼

張騫於西極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應募

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並南山欲從羌中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念蘇武於朔垂方也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欲比於下下謂賤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為慝乎慝無固陋斯安况其為侈乎侈無是謂有檢純乎

明

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
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
德喜不_變義也

申鑒卷第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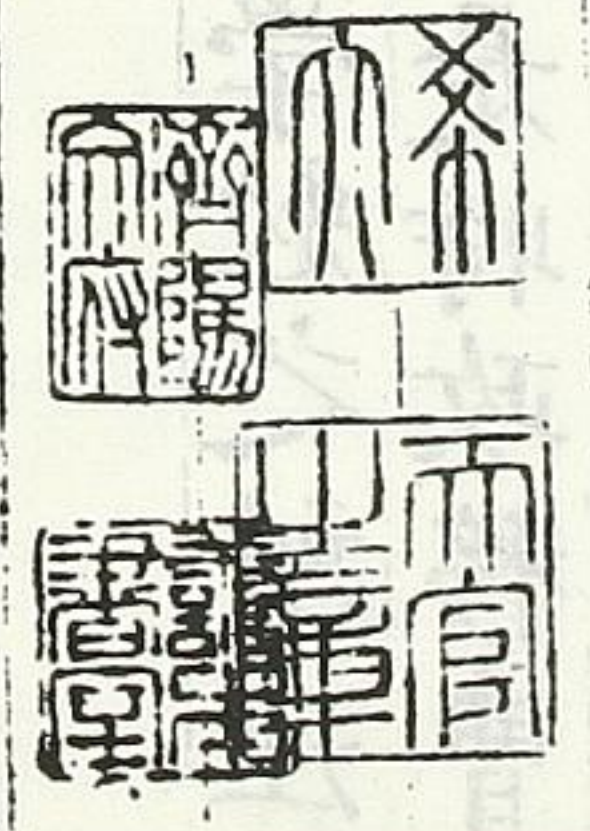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悅申鑒五卷乃吳郡黃文學勉之所注也漢史載悅為獻帝黃門侍郎是時政移曹操故申漢故事以為帝鑒及泄所蘊負共五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君所當遵行者悅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其所遭而

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威柄

遂憤激為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言中所引
據又皆漢事尤為博洽少傳守谿王公謂其
有感而為者誠然哉昔揚雄自言所著太玄
經後世必有知子雲者今觀勉之之注殆亦
深知荀悅者與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巖山人喬宇識

趙申鑿五卷



419
30
1

